

三国枭雄的青春期



亲爱的你，
能陪我一起成长吗？

三国枭雄要争霸，陆军学院来掐架！

偷看小言情，抄袭数学试卷？莫名其妙被绑架？看吕小布的演唱会你至于high成那样？被绑架了还连累张小飞关小羽来救！

成长真是又  又美妙的事啊！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三国枭雄的青春期

天策真鸾●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枭雄的青春期 / 天策真鸾著. -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-7-5402-2059-4

I. 三… II. 天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10284 号

三国枭雄的青春期

作 者 天策真鸾

责任编辑 罗 岚

装帧设计 卢 硕
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

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30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236 千字

版次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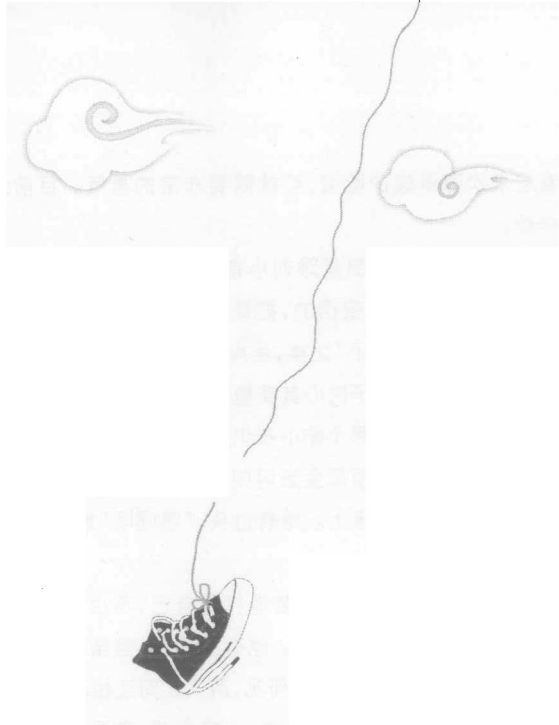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目录

楔子：记得当时年纪小/1

- 01 周狐狸引发的“千古唯此一哭”/5
- 02 天上掉下个诸葛小亮/13
- 03 期中备考之地狱式魔鬼训练/25
- 04 跟周小瑜展开的“生死”PK/42
- 05 没收毒草，以身试毒？狡猾奸诈！/53
- 06 打工酒席之偷鸡不成蚀把米/65
- 07 诸葛小亮居然成了我的家庭教师？/82
- 08 以报恩为借口的……帅哥拐卖/91
- 09 家教助理的雷人奇遇/105
- 10 和大明星一起被绑架，是福是祸？/114
- 11 偷试卷是相当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啊！/133
- 12 最在乎的人，误会我最深，呜喔……/140
- 13 不怀好意的……玉面鲁迅……/151
- 14 饭店，又见荆州饭店/167
- 15 进警局！郭嘉不是死跑龙套的/176
- 16 子龙隐秘而强大的亲友团/189
- 17 军训，奇遇大明星吕小布和冷血教官马超/200
- 18 周小瑜难道是……英雄救美？/222
- THE END：亲爱的你，能陪我一起成长吗？/250



楔子：记得当时年纪小

六岁那年，还是女孩儿打扮，父亲去拜访好友，她蹦蹦跳跳地在门口玩。

看着不远处琳琅满目的小摊铺子，一会想吃糖葫芦，一会想吃烤地瓜，还有那些看起来漂亮的，闪着光芒的珠花首饰，宝刀宝剑，都爱，都想要。

但是零用钱实在是少的可怜。可幸亏还有脑子。

而这个世界是永远不会亏待喜欢动脑的人的。

刘小备看见一个小孩，着一袭红衣，站在不远处，也是一个人。

她是第一次看到一个跟自己同样年纪大小的孩子，却有那么一张不怒自凛的脸。

那粉嘟嘟的小脸上，写满了“不要惹我”或者“别靠近我”等诸如此类的话。别人见了，都会偷偷地笑：“好可爱的孩子啊。”可是若是想要扑过

去扭扭那看起来吹弹得破的脸蛋，可就需要非常的勇气。目前还没有一个人敢那样做。

所有人都离他远远的。倒是跟刘小备打得火热。小备虽然年纪小，长的却不差，嘴巴又乖，甜言蜜语的，把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哄得眉开眼笑，“乖啊甜心啊蜜糖啊好孩子”之类，差点把她夸到天上去。

当然没有人知道这小孩子内心其实挺腹黑的。

当时门口没有其他人。那个酷小孩仍旧跟雕像一样站在那里。

刘小备的眼睛落在他头顶那金光闪闪的压发上。然后又看他腰间垂着的一块白净到毫无瑕疵的玉上。她转过头，“嘿嘿嘿”地偷笑了几声。

七岁的周小瑜察觉到有人在贪婪地打量自己，不由得转头来看。正好看到刘小备背对自己抖抖的肩头。他有点疑惑，但虽然小小年纪却仍然暴涨的自尊心让他不屑开口去问，何况，两人之间还相差不近的距离。

周小瑜回头，仍旧冷冷地看着前方，心底却想：真是好冷啊。早知道就跟老爹进去了，干什么忽然闹别扭，还不许身边人跟着，在这里喝西北风的滋味真不好受。

周小瑜默默地在原地回想以往，总结经验教训，避免下次再犯。

等察觉有人靠近的时候，对方已经以一种快要贴到他身上的姿势靠了过来。

“这金子是真的吧？”小女孩踮起脚尖，一边伸手，去拨弄他头顶的金冠。

周小瑜大怒，却也大惊，一时之间反应空前的迟钝。

对方一脸垂涎欲滴的模样，仿佛如果他长得矮一点，她就会毫不犹豫地扑过来，在那块金子上咬上一口。

周小瑜震惊地咽下唾沫，看着对方那形状良好的小小瓜子脸，大眼睛眨着，长长的睫毛，长相倒也过得去。

而对方忽然又低头，垂下眼皮，看着他腰间垂玉：“这块玉好像也不错哦？”伸出手去扯。

周小瑜再也不能容忍，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

小女孩受惊一样，乌溜溜的眼睛瞪得圆圆。

他于心不忍，以为她不过好奇罢了，于是说：“离我远点。”声音已经降低一个音阶。

她好像没听清，仍旧一副呆滞的模样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周小瑜不耐烦地问。

她似乎嘀咕了一声什么。

周小瑜没听清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饿……”她终于发声。

周小瑜不信自己的耳朵：“啥？”

对方眨巴着眼睛，说：“我好饿啊。”

记得当时年纪小，我很傻而你很狡猾。

周小瑜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竟被那么拙劣的演技骗过。那个小丫头片子不过是冲着自己眨巴了两下眼睛，然后嘟起闪亮亮的小嘴，他就心软了。摸了摸身上，他心底知道这是徒劳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带钱出门的习惯，但是对上对方那双黑黑的眼睛，他终于咬了咬牙，摸了摸头顶的金冠，想如果除下来的话，大概披头散发对形象不大好，于是伸手，将腰间的白玉摘了下来。

那个小丫头接过那块价格不菲的玉，蹦蹦跳跳走了。

周小瑜仍旧一脸坚毅地呆在门口，头顶金冠葳蕤生光，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，脸上的表情更矜持了。

不过一会，那个小丫头忽然回来。她手里捧着两个烤地瓜，忽然塞了一个给周小瑜。

周小瑜惊吓，他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。

他吃惊地看着对方将瓜皮撕开，嗅了嗅，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，然后咬上一口。动作非常生动而具有引诱性。

周小瑜受不了这种诱惑，想想这东西是自己那块玉换来的，于是也把自己手上那个咬了一口，顿时被那种糯糯的触感跟扑鼻的香气征服，大口大口吃起来。

那丫头看着他一笑，笑容比烤地瓜的颜色灿烂多了。



周小瑜愣了愣神的功夫，那丫头忽然跟发现什么似的，转头嗖嗖跑了。

不多时，烤地瓜的小贩拉着周小瑜：“小少爷，那小姑娘说是你的丫鬟，买了两个烤地瓜，还指了指你让过来拿钱的，钱现在该给了吧？”

周小瑜呆住。

被老爹解围之后，又被发现腰上的玉佩没了，顿时又挨了一顿揍。

周小瑜第一次哭得泪流满面，老爹以为他终于受教了，不料他在心底恨恨地想着：我一定会报仇，一定会报仇，那个该死的臭丫头，骗子，混蛋，我绝对不放过你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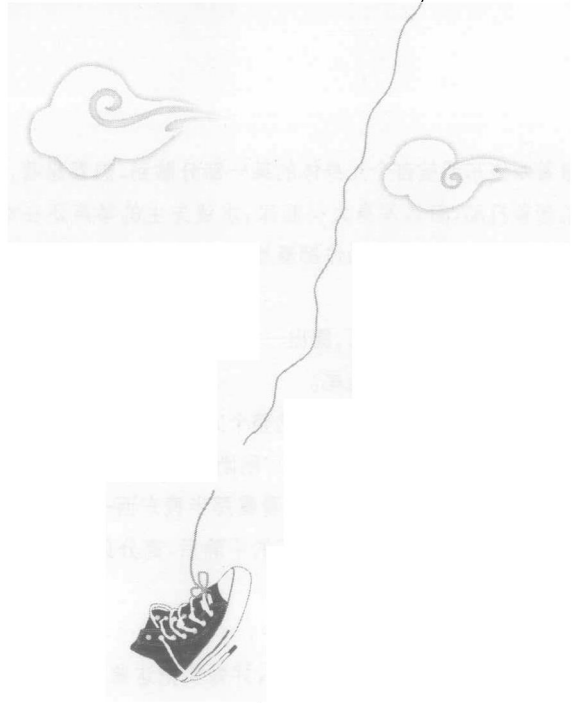
日后刘小备长大了，也越来越迷糊。

这一段小插曲，成为记忆之中很淡很淡的过去，在箱底压着。

大概……永远都记不起来，永远都只是寂寞的……秘密。

谁记当时年纪小，我很傻而你很狡猾。





01 周狐狸引发的“千古唯此一哭”

我害怕蛇。他们却说少爷你病了。

那是在琴课上，水镜先生陶醉地在抚琴。那好像是一曲《诗经》里的《唐风》。

水镜正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弹着：“绸缪束薪，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。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！”

我手拄着下巴，悠然出神。一手放在膝盖上，忽然碰到什么软绵绵的东西。

因为正在想事情，所以没有在意，只是瞬间想到某种诡异的动物。心中未免恶了一下。

说实话，我只是怕看见那些身形修长，光滑甚至近乎滑腻的东西，有斑斓的花纹，在地上扭动的姿态……多么丑恶。

想象着那些东西被自个儿身体的某一部分触到，想着想着，竟然被那种逼真的想象打动，忽然浑身大抖起来，水镜先生的琴声还在悠扬继续，但就在刹那间……所有人的动作都戛然而止，亮晶晶的眼神，都无比惊愕地看着我。

而就在我袖底的古琴下面，露出一截短短细细的褐黄，泛着油腻光泽的细小鳞片，毫无疑问，那是蛇尾。

我低头看，眼睛滚圆，随即吃惊的整个人快要飞起来。

妈的！哪里真的跑出来一条蛇？！刚刚手的触觉，原来是真的。

同学们惊恐地看着我，我惊恐地看着那半截东西——恶梦中的画面，难以置信自己的双眼，终于在一瞬间的平静后，高分贝尖叫一声，随即放声大哭。

“呜呜呜呜呜……”

哭得惊天动地不可一世全无风度，好像要把这辈子的眼泪全部都哭出来。

关小羽首先反应过来，眼神一使，坐我旁边的张小飞顿时心领神会，庞大身躯立刻跳起来，将那条蛇尾巴攥住，一扯，整条蛇被拉出，周围“哇”一片惊叹，而张小飞，毫不在乎，宛如玩绳子一样把那条蛇高举过头，使劲儿一拉——“啪”——断成两截。

一片云雾当空散开。我看得呆了，连哭都忘了继续。

翼德真正是个浑人，刚才看到他课桌里跑出一条蛇的时候还觉得十分有趣，哈哈大笑，后来见我哭才惊呆，直到云长使眼色给他才明白该怎么做。

我知道他勇猛，但也不必当着我的面演出得这么暴烈吧？你看那血窜的，你看那蛇头蛇尾明明分成了两截，却还在垂死摆动，姿态多诡异，简直像是恐怖片，我捂着胸口想吐。

反应过来后，哭得更加大声。

“玄德玄德，没事了！”张小飞好心地拍我的肩头。

我想到他的手是刚刚扯过蛇的，心头一阵难受，吐的感觉又上来，眼泪哗啦啦流得无法停止。

连后排的关小羽也坐不住，跑过来靠到我身边，低低说：“玄德，玄德，



没事啦没事啦！不要哭了，大家都在看……”

我索性把头埋在他怀里，眼泪鼻涕全部慷慨擦到这个人每日一换的锦衣上。

而那屏风之下座位上——

“刘小备！给我收声！君子应临危不乱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况且我这么优美的琴声，居然都安抚不了你暴躁的心思，你真是一点音乐的素养跟美好的情操都没有！你你你，你这个低俗，肤浅，毫无品味的学生……这是上课，你还不给我打住？”

德高望重的水镜先生开始还装着说了两句，到最后看自己的话完全没效果，老头忍不住气得浑身一阵颤抖，类似中风前兆。

我不理他，只是放低了声音，呜呜，仍旧哭。

将水镜先生威慑力十足的喝声置若罔闻，这在一向胆怯又温顺的我，是一件很纳罕的事。

于是水镜先生开始发怒：“关小羽，张小飞，你们俩都给我立刻回座位！刘小备，你你你，给我罚站去！”

我抽抽搭搭站起身来，向座位后走去。云长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，叹口气——不知是在恨我这块铁不成钢还是痛惜自个儿惨遭蹂躏的华美衣服。

“老师，可不可以不罚站？”他心怀侥幸问。

水镜很秉公执法地说了一个“NO”。

云长叹了口气。翼德瞪着眼睛看了我一会，大概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安慰，只好挠挠头，也跟着我向后走去。然后是云长。我们三个鱼贯向后走去。

水镜呆了呆，却没有说什么，只继续低下头：“好了，我们继续上课，记住，要培养对音乐的热爱以及美好的素养……杜绝低俗跟肤浅……”

他继续滔滔不绝。

我站在后排，身旁是自愿陪着罚站的云长跟翼德。我感激地看他们，泪眼汪汪。

而周围的其他同学像是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。这就是性格歧视吗？

管他的。



我忍不住又想哭。云长伸手偷偷拍我肩头。而翼德则轻轻撞了我一下，使了个眼神。

我看了云长一眼，却见他的丹凤眼正瞟向某个方向。

我擦擦眼睛，顺着云长示意的方向，看过去——

在所有天真无邪或者幸灾乐祸的目光中，有个人低着头，仿佛对周围的变故不屑一顾似的。从我的方向看去，他斜倚在琴桌上，姿态慵懒，而那白净的变态般的脸庞，长长柳眉，不经意垂下一缕发丝，端的是风流倜傥，飘然出尘。可是我分明确楚地看见，那似醒非醒的眼睛轻轻地瞟过来，仿佛是示威，仿佛带讥笑，又似乎怜悯，总而言之，有一种明显的，诡计得逞后的狡诈。

啊啊，这该死的狐狸。

我拳头握得紧紧的，恨恨地想：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！周小瑜！

我挽挽袖子，恶声说：“翼德，别拉着我，我要去揍他！”

翼德纳闷道：“我没拉着你啊！”

我握着拳头做向前状，一边怒道：“真的，你不用担心我闯祸，别拉我，我打得过他。”

翼德摊摊手，当我不存在。云长却在一边“噗嗤”笑出声音。

一片竹林，氤氲的雾气，忽然隐隐有歌声穿来，幽幽咽咽，若有若无。动人心魄。

远远一个身影，渐渐行来，慢慢近了，缥缈的身形，飘拂的衣衫。隐约中，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寒如秋水。简直是如画一样的存在。

“喂，你骗走了我的东西，就这么轻易把我忘了？”他说。

我惊愕看他：“我骗了你什么啊？”

“你骗了我不要紧，最可恨的是，你居然还忘记了。”他愤愤地抬头看我，啊，是周小瑜。

“拜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”我赔笑说。

“我恨你！”他忽然大声说。他的手上竟然捏着一条蛇。

“啊！”我失声尖叫起来。

“给你！”他说。将那条可怕的东西向我手里塞。

“我不要！”我惊惶失措地后退，猛地一脚踏空，啊！好像落到了深渊里。

剧烈的挣扎之中，我竟然醒了过来，周身冷冷的，那是因为过度惊吓，出了一身冷汗。

这是什么梦啊，我什么时候骗过周小瑜？

于是，我真的病了，被一条蛇吓病，浑身无力，精神恍惚，无心上课，也不顾水镜再度大骂“肤浅低俗”，只是告了假。

家中休息，百无聊赖，正在床榻上左右翻滚，做着无聊的床上运动。

家丁忽然来报，说关张两位少爷来访。

正好想着他们呢，我心中一高兴，赶忙起身，雪白的衫子外面，反反复复套上无数衣裳，又对着铜镜子，认认真真的整理了一下头发，甩了甩宽大的衣袖，嗯，一切很完美，于是出门。

凉亭中虽清风拂面，穿过那么多回廊，却仍旧闹了个满头大汗，汗水滋滋地从我重重衣衫之下窜出来，弄得背上汗津津地，有点难受。

关小羽坐在亭子的栏杆边上，一只脚单搭在栏杆上，看着亭子下的水，好像在出神，张小飞抱着双手，虎虎生风地站在旁边，面黑如锅底，似乎在赌气。

我匆匆忙忙地伸出手挥舞：“嗨，云长！翼德！我来了，让你们久等了！”

那两个人听到我呼唤，不约而同，上上下下地打量我。关小羽笑了笑：“果然是典型的贵族子弟，皇族风范，就算在家中，也穿得这样整齐？”他带着戏谑表情。

而张小飞却不同，他说：“玄德，穿这么多衣服，你不怕捂出痱子来？”这厮是心直口快，看什么不顺眼，便冲口而出。

“他病中，自然是身子弱，你何必多管闲事？”关小羽却深沉得多，修长的丹凤眼眯起来，意味深长地笑。朱红的面皮，不知道用了什么保养品，温润如玉。

真是有个魅力的男子，让人垂涎三尺，看得我也呆呆地笑了起来。



但在我们三人当中，关小羽这个人一向是最足智多谋的。而我，一贯的性子柔弱，不好与人争竞，在旁人眼里，多多少少是带着些女里女气的。嘿。

在琴课上痛哭之后，我便光荣地被冠以“千古唯此一哭”的名号。

张小飞更不必提，出身武林世家，脾性毛躁，性格暴烈，且动辄舞刀弄枪，尤其喜好当街殴斗，连邻近文学系的女生们都知道此人威猛，从而给伊一个“猛男张小飞”的雅号。只有关小羽，其翩翩风度，娴雅气派，再有少将师长的父亲，世代戎武的显赫家世，是院子里无数男女的偶像和大众情人。不说空穴来风，我就被无数的师妹拜托，给云长递送过无数的情书，而关小羽那个人也真奇怪，仿佛铁石心肠，据我所知，至今为止，还没有任何一个陆指的美女打动过伊的芳心。

这点上，我是很赞赏关小羽的，不似那个周小瑜，不过是面目出众一点，长得略微像时下的某个明星一点，便飘飘然不知自己有几两轻重，花蝴蝶般地四处留情，花前月下，常见那厮与一学院中风云女子携手并肩，极尽肉麻滥情之能事。

他还以为自己是偶像剧男主角了。我想起来就觉得想吐。

我收敛了一下激动的情绪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劳烦两位兄弟来看我，我的病好得差不多了。”

关小羽坐到亭子内的凳子上，才说：“这次一来是看看你，二来散散心，第三么就是，商量一下，要不要对周小瑜那家伙……”他话没有说完，只是含蓄地看着我。

旁边的张小飞叫了起来：“还商量什么？直接动手就是？我就看不惯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，让人欺负到头上来了！玄德，这两天如果不是云长拦着我，我早就……”

“你想要怎样？”我感觉自个儿的面部表情有些扭曲。

关小羽偷笑不语。

而张小飞靠在柱子上默默地想了一会，忽然一拍柱子，吼着：“暗杀？或者找两个弟兄，痛扁这小子一顿？”

亭子上的灰尘在张小飞一顿吼叫之下，仿佛落雪一样飘飘扬扬洒落

下来。

关小羽跟我两个赶紧豕突狼奔地跑到外面去。

不愧是黑帮世家杰出的新一代啊！但这打打杀杀的，却不是我的风格。我一边拂着衣服上的灰尘一边心跳不已，抽空偷眼看关小羽。

关小羽却正看着我。

四目相投，我顿时知道关小羽的意思。云长这家伙远不是表面看来的那么文静好气质，性格里其实跟张小飞没什么差别，都很有几分暴力男的潜质。其实说起来，他忍周小瑜这厮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周小瑜也真奇怪，虽然颇有些恃才傲物，但表面上对任何人都是客气有礼，云长跟翼德虽然是跟我一伙的，却也不曾被周小瑜当面冲撞过——他甚至对此两人格外忍让，因此就算关小羽跟张小飞有心找麻烦，一时半会也无法挑起双方争端。

等等，我摸着下巴，这样想起来：周小瑜的确是好像对谁都很好很有风度，但……是的，除了我。

他一看到我，好像老虎看到羔羊，非要撕咬上两口而后快，就算不饿，也要下嘴。

可那个狐狸般的家伙，好像一眼瞅准了我的软弱可欺，所以唯独对我是处处过意不去。

我这边是百思不得其解，深刻检讨自己，却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不入此人的眼，陆军指挥学院里面，我刘小备的名声，纵然不靠中山靖王的威吓，皇亲国戚的身份——世家子弟的作风，总也是无懈可击的。

当然，人无完人。

但的确还有很多人赞我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呢。

可是周小瑜就是铁了心肠了，翼德曾经三番两次挑衅他，他都不放在眼里，笑咪咪一副乖乖男模样。我在最初还是不解他的行为，以为双方有什么误会，本着一团和气的宗旨，一度对他伸出橄榄枝，这厮却分毫不肯领情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一直到我把一株橄榄树摇断了都不见他冰山般面色缓和分毫。

我自己折腾得气力匮乏，气得死去活来……眼前忽然又出现那条蛇丑陋的样子，真难为这厮了，不知道从哪里找出来那样丑陋的东西。



他居然知道我最怕那东西，哎，人渣。

我当然知道人不可貌相，越是好看的人内心其实可能越卑鄙，但以我的智商，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周小瑜会找一条蛇来吓我！可见现实世界的残酷性——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

那绝对是超出人类想象的头脑，莫非那家伙是从火星移民来的吗？我略带恶意地想。

可是……好像我真的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……但是我忘了？

我想到那个灵异的梦。

“呜呜……为什么要那么对我？”我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眼泪汪汪，哽咽出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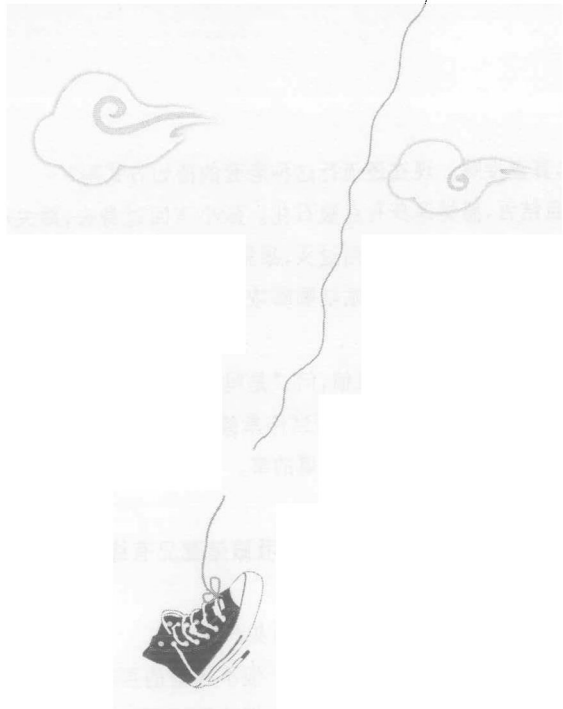
泪水便刷刷掉下来。

“嗨嗨，好好的，怎么又哭起来了，我们这不是都在吗？”

“是的是的，没有蛇了，玄德，放心放心，以后我们会加强警惕的，如果再有类似，绝对跟他不客气。”

关小羽跟张小飞慌忙赶到我身边来安慰。





02 天上掉下个诸葛小亮

我请假休息了几天，回来之后，发现我的位子旁边，多了一个陌生的新同学。

第一眼见面，我居然在心底横生惺惺相惜的感觉，好像认识了许多年的熟人。我们不断地打量对方，连旁边周小瑜的痛恨目光都视而不见。那新同学在我旁边落座的时候，含笑致意，笑容灿烂无比，一口洁白的牙齿，可以去做很好的广告。眼神黝黑，笑容可掬，好一个阳光男孩的形象。

此人冲着我温文尔雅地点点头：“兄台有礼！在下诸葛小亮，字孔明，南阳卧龙大学转学至此。”

我赶紧应承，说：“区区刘小备，字玄德，先生请多指教。”慌忙还礼，从容掩饰自己的失态。

诸葛小亮略一沉思，忽然极其真诚地说：“啊，不知为何，孔明见玄德的第一眼……就觉得彼此似曾相识。”